四庫全書

史部

新唐書糾謬卷十

宋 吳縝 撰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紀尚主而有不同

韋温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王璠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杜悰及南蠻傳述泰匡謀事不同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内外兄不同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

不同

王晏平爲韋温封上詔書

蘇味道張錫傳悞

吳湊韓皐傳不同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肅宗紀即位事與裴冕杜鴻漸魏少游傳不同

肅宗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闕内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

今按裴冕傳云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

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名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於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冦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

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云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禄山亂皇太子按軍平凉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劉石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凉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與國𠬸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

馬招輯之勢錄軍資庫器械儲庤凡最使涵詣平凉見太子太子大悦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云累遷朔方水陸轉

運副使考此數傳杜鴻漸止為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為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鴻漸傳又云六城水運使裴冕以河西行軍司馬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赴名而還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支度判官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李峴傳謝夷甫事與毛若虛傳不同

李峴傳云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

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鋈播州

今按毛若虛傳云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鋈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於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若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

且李峴傳云天與令謝夷甫而毛若虛傳以為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云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歟峴傳云孫鎣直夷甫其妻又訴詔三司參訊無異辭妻不承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參訊未決而若虛按之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李曄嶺南孫鎣播州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此皆兩傳之不同者也

吳士矩傳與狄兼謨傳異同且各述事不盡

吴湊傳末云兄漵子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别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謨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宂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今按狄兼謨傳云江西觀察使吴士矩加給其軍擅

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
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詒弊一
方為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别
駕觀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治貶
責次序各有未完蓋刪修之際未嘗以二傳參校補
足其事意也

高智周傳記蔣洌等事與喬琳傳不同

高智周傳云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

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愼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今按喬琳傳末云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

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歷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内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於鄠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逭伏者休

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偽官鍊兄弟復屈節於賊云又按朱泚傳云泚僭即皇帝位以蔣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蔣鍊為御史中丞又云泚自將逼奉天以蔣鍊李子平為宰相然則蔣洌渙兄弟以高智周傳言之則皆良士可嘉者在喬琳朱泚傳言之則父子皆汙偽官為叛臣名教之所不齒且如崔渙賢者也止為元載所惡而蔣渙遂按其罪而逐之以是觀之則蔣渙之為

人可知而新書於兩傳各書之曾無褒貶與奪亦不明書其兩見之因後人觀之何所取信耶崔渙事在崔玄暐傳

未有傳

李知本李華傳各載太沖而得名之因不同

孝友李知本傳云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

今按李華傳云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

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然則此李太沖姓名鄉郡時世及里語皆同則二傳之太沖實一人耳今一傳以為官婚最高而得稱一傳以為名冠宗族而得稱二者使後世何所從也况知本傳既備載矣華傳復書之可乎

薛存誠孔戣傳各述李位事而有不同

薛存誠傳云存誠為御史中丞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内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

付位御史臺及案果無實

令按孔戣傳云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仲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此李位一事在薛存誠傳則云高重昌劾之而存誠三表請付臺按之無實在孔戣傳則云高仲謙上變劾位禁中而戣請

付有司治之無反狀二者未知孰是

公主傳及張茂昭傳各記尚主而有不同

順宗女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今按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忠之孫且又

云尚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韋温傳尉遲璋事與陳夷行曹確傳不同

韋温傳云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温封上詔書

今按陳夷行傳云仙韶樂工部尉遲璋授王府率右

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又按曹確傳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由是言之則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矣韋温何為猶封還詔書無乃史悞記乎或者雖下除光州而尚未厭公議故温封還其詔而朝廷遂已

乎事雖不可得而知然要之韋溫傳所書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悮則其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也

王播傳所載石刻與五行志不同

五行志云浙西觀察使王播治潤州城隍中得方石有刻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

今按播本傳止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而已無瑕即休三字又曰術家云播祖名崟生礎礎生播盡退

休蓋其應云然則史之為書所以傳信也璠之石識
正宜傳信者也雖復鄙俚隱晦既載之以示後則宜
存其本文豈可或增或損以疑後世哉就使有增損
而止一見乎書使觀者無它疑猶為未可況志傳皆
載而其文多寡復不同使後世何所信乎

杜悰及南蠻傳述秦匡謀事不同

杜悰傳云悰為荆南節度使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
兵敗奔於悰

今按南蠻傳云坦綽冦成都至新津而還回冦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杜悰傳則云討蠻賊而奔在南蠻傳則云蠻冦黔中懼而奔則是未嘗討蠻二者既不相符且又觀察經略之名亦異此二説必有非其實者

崔湜及周利貞傳述内外兄不同

崔湜傳云進其外兄周利貞

今按利貞湜内兄也未知孰是

劉晏傳及藝文志各載包融包佶事及所任官有不同

劉晏傳末云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為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今按藝文志云包融詩一卷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

理司直二子何信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歷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遥硤石主簿樊光横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然則融信

既見於劉晏傳末矣今藝文志又言之非重複歟且又其間述事互有不同不若會而為正備見於藝文志或備載於劉晏傳末庶乎後世易於考尋且免異同之惑也

王晏平為韋温封上詔書

韋温傳云為給事中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户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温封上詔書

今按王晏平傳云以功檢校常侍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温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州司户參軍温固執文宗諭而止以二傳校之一則云貶康州司户厚賂貴近一則云流康州求援河北三鎮二者已自不同且温傳云改撫州司馬温封上詔書而不言朝廷從否晏平傳則云温等還

詔改永州司户温固執文宗諭而止此皆與同之甚者未知其孰是兼薛廷老盧弘宣傳皆遺此一事不載

蘇味道張錫傳悞

蘇味道傳云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名爲天官侍郎聖歷初

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

今按張錫傳云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縶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又武后紀云延載元年甲午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正月戊子味道貶集州刺史聖歷元年戊戌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久視元年庚子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元年辛丑三月流張錫於循州七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長安二年壬寅十月甲寅蘇味道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甲辰三月己亥貶蘇味道為坊州刺史以宰相表考之皆同然則蘇味道凡再為相

其初相以延載元年甲午歲其貶集州以天冊萬歲元年乙未歲是年先改為證聖次改天冊萬歲方是時張錫未為相也至聖歷元年戊戌歲味道再入相是時張錫亦尚未入至久視元年庚子歲閏七月張錫始為相與味道共事至長安元年辛丑歲流錫於循州此其大槩也令味道傳乃云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武后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此大悮也蓋後之史臣吳兢劉知幾之後追書其事不知味道貶

集州之因但聞錫嘗與味道同下獄而錫以高抗不屈流竄味道以懾懼自責獲免遂附會其事以為坐此貶集州耳殊不知當證聖之時則張錫未為相也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也與張錫同下獄自是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錫雖流竄味道獲免未嘗被責也今試條陳之且又為旁通圖譜列其歲次年號及二人歷官次序庶覽者昭然易見所謂證聖之時張錫未為相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張錫傳並云錫

以久視元年始為相此得其實也而是年歲在庚子其證聖元年歲在乙未距庚子中間六年其事殊不相屬此其一也所謂味道貶集州自有所坐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延載元年九月壬寅貶李昭德為南賓尉昭德時自檢校內史貶也次年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豆盧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綏州刺史此五人皆宰相也而同時貶斥今考其傳則四人所坐皆同

豆盧欽望傳云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韋巨源傳云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麟即鄜字之悞也有說見別篇）杜景佺傳云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為面欺左遷溱州刺史陸元方傳云坐附會李昭德貶綏州刺史此五人既同時為相同時貶斥而四人所坐皆以昭德則味道所坐不言可知由是言之則味道集州之貶本坐李昭德之故而張錫奚預焉此其二也所謂與張錫

同下獄乃再入相之後久視長安之間又獨得釋免未嘗被責者按武后紀及宰相表久視元年錫始為相時味道亦同為相至長安元年三月錫流循州而味道一無貶責且錫本傳亦云武后聞之釋味道而又是年七月味道方奉使幽平亦足以驗其未嘗被責此其三也然則味道此傳止以證聖元年與張錫下獄一事失其實則其餘考於紀傳遂皆參錯不能符合宜後人之疑惑今若差次其事當云證聖元年

有司劾味道與豆盧欽望等附會李昭德坐貶集州刺史名為試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初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之將斬錫既而流循州釋味道是歲奉使幽平等州按察兵馬還二年進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肅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如此則紀傳皆遂

相應而事實可以無疑也

	歲次	甲午
	年號	延載元年
本紀內蘇	味道歷官	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蘇味道傳	內歷官	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
本紀內張	錫歷官	
張錫傳	內歷官	

乙未	丙申	丁酉
證聖 天冊萬歲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神功元年
正月戊子貶 集州刺史		
與張錫坐事繫司刑獄降 集州刺史此傳悮也		

戊戌	己亥	庚子
聖歷元年	二年	久視元年
九月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閏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
		此年初為鳳閣侍郎同鳳

年	紀年	事		表	傳
辛丑	大足元年 長安元年	七月壬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三月丙申流張錫于循州	閣鸞臺平章事 坐事流循州
壬寅	二年	十月甲寅蘇味道進同鳳閣鸞臺三品			
癸卯	三年				

甲辰	乙巳
四年	神龍元年
三月丁亥貶蘇味道為坊州刺史	
本傳不記貶坊州之年	

吳湊韓臯傳不同

吳湊傳云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臯罷之即名湊代臯

今按韓臯傳云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為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臯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臯悅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由此言之則臯之為京兆無政之甚者而吳湊傳所云乃似臯本

無過而德宗以之為過其意殊與臯傳不同書法如是可乎

蘇幹之死紀傳不同

本紀長壽元年五月殺冬官尚書蘇幹

今按幹傳云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瑯琊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與紀不同未知孰是

武延秀安樂主被誅處不同

武延秀傳云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

今按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
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二說不同未知
孰是

張說評許景先文兩傳不同

許景先傳云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
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今按王勃駱賓王傳後張說論文處云許景先如豐
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與本傳所載不同未

知孰是

吳湊劉晏議王縉等罪

吳湊傳云元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

今按劉晏傳云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勑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又王縉傳云縉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

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由是言之王縉以下以從坐免死乃劉晏之請也今吳湊傳止以為湊言則悞矣蓋當時晏湊皆各有言但史之所敘不完爾

劉悟賈直言傳不同

劉悟傳云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

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撝兵退匿承偕因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冤

令按賈直言傳云監軍劉承偕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

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後復為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且在劉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上書不恭彊列負罪者寃在直言傳則云悟能以臣節光明在悟傳以為都將張問直言傳則云慈州刺史張汶而又質責應答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此蓋未嘗以兩傳互相考究但各就本傳直加筆削故舛謬至是

文宗紀與楊志誠傳不同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今按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因中人魏寶義及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新唐書糾謬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新唐書糾謬卷十一

宋 吴縝 撰

十七曰載述脫誤

衡王傳誤

唐義識字誤

常山及薛譚字誤

程處亮名不同

韋倫傳記襄州事誤

嚴善思傳誤

王同晈傳誤

狄仁傑傳誤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武后所撰字闕漏

杜悰傳漏拜司徒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誤

王志愔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孔頴達傳誤

温曦尚涼國公主未明

李道古迫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賈至傳漏弃汝州貶岳州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裴朗傳誤

長孫無忌傳漏事

崔戎傳脫世次

韓𦍒爲滉之族子

大歴十二年秋雨災

邢文偉傳闕漏

西河公主傳漏事

李光顔立功漏落

諸王有傳而無録者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李子和傳脫字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高紀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衡王傳誤

十一宗諸子傳内憲宗子衡王憺

今案憲宗諸子鄜王憬傳云長慶元年始王與瓊沔婺茂淄衢澶七王同封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三月戊

午封弟憺衛王然則憺之所封衛也而書為衡則誤矣

唐義識字誤

公主傳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今案唐儉傳及宰相世系表皆作善識然則義字誤矣

常山及薛譚字誤

原闕

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息乃

縶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名為衛尉卿俄兼寧

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而李輔國方恣横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為秦州刺史

今案肅宗紀乾元二年己亥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

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九月甲子張嘉延陷

荆州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年庚子四月戊

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羽歲已未來

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案杜鴻漸傳乾元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啇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則倫傳所言康楚元作亂而倫所討平者正肅宗紀及杜鴻漸傳所云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張維瑾事即自命來瑱討之矣今傳乃先叙楚元作亂討平訖始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即不知康楚元作亂是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一節是何事以此參考即見差謬矣

嚴善思傳誤

嚴善思傳譙王重福敗善思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戸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静州

今案睿宗紀及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八月重福以反伏誅是時璟以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宰相也今捨璟宰相不書而載其檢校官是捨大而録小其誤一也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與

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戸部員外郎玄宗即位名為戸部郎中則是重福反時邕未為戸部郎中其誤二也

王同皎傳誤

王同皎傳云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帝即位主進封公主太子即中宗也

令案公主傳云安定公主始封新寧又新都公主傳云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

進封然則當同皎初尚郡主之時止是新寧郡非安定郡至中宗復位之後方進安定公主同皎傳誤也當云尚太子女新寧郡主帝復位主進封安定公主其安定或作定安二號不同未知孰是

狄仁傑傳誤

狄仁傑傳云聖歷三年卒

今案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久視而仁傑以九月辛丑卒當書爲久視元年卒

宰相世系表脫漏不載者

于惟謙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載下皆倣此

鄭綮相昭宗

武什方相武后

宰相世系雖有名而計目中脫漏者

高馮（字季輔）相太宗高宗高氏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寧王傳漏臨淄王一名

寧王憲傳云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

今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即寧王憲也）為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此封乃五王也在憲傳當云與衡陽臨淄巴陵彭城四王同封今止云三王者脫誤也或曰臨淄即明皇帝史家不欲列之降封之數故止書三王此說非也

武后所撰字闕漏

武后傳云作曌𠀑埊◎囝〇𡆠𢘑𠁈𠡦𤯔十有二文

今案集韻𠀑作𠄺◎作𠃗𠁈作𠡦外又有𤯔人𡕀授𠔃初𠡦生𤝕國𡙁聖𨟶證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杜悰傳漏拜司徒

杜悰傳云懿宗立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節度使

今案懿宗紀及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庚子悰守司空十月丙申悰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悰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鳳翔節度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一節也

南蠻傳漏李福敗績

李福傳云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

今案南蠻傳止有李福械繫南蠻清平官董成等一事外並無入寇成都敗福兵之事然則福傳所書得實南蠻傳則脫漏矣

韓建害諸王紀書不盡

昭宗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王

今案通王滋傳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

殺之十一王謂通王滋沂王禋（昭宗子）韶王（失名）彭王惕

（憲宗子）嗣韓王（失名）嗣陳王（失名）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

嗣丹王允睦王倚（懿宗子）濟王（失名）今紀中止載九王而不

記睦濟二王蓋脱誤也

裴行立傳漏平李錡功

裴行立傳云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

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今案行立即李錡甥其授沁州刺史以平錡功也事

見李錡傳今本傳遺其平錡之功止云以軍勞累授
沁州刺史殊未盡其事也

裴行立授泌州刺史

李錡傳云擢裴行立泌州刺史
今案裴行立本傳云授沁州刺史又地理志云泌州
本昌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
泌陽表更名然則是天祐三年方有泌州之名而元
和之初未有泌州以此見書為沁者得其實而泌字

誤也

王志愔傳誤

王志愔傳云上所著應正論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今案漢書此乃武帝時言成帝誤也

膠東郡王道彥傳誤

膠東郡王道彥傳曰太宗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

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别親疏也今案周之郇滕漢之賈澤皆嘗封國有土安得謂之尚不得茆土乎此葢因舊書之文而誤易之耳舊書則曰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别親疏也葢謂宗室屬疏者須有功如郇滕賈澤乃可得封云爾今新書乃謂漢非大功不王至如周郇滕漢賈澤雖宗室然以無功尚不得茆土則悮矣殊

不知郇滕賈澤皆封國有土者也

孔頴達傳誤

孔頴達傳云太宗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今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語非孔子所言也太宗誤問而頴達誤對史臣誤書也

温曦尚凉國公主未明

温彦博傳云曾孫曦尚凉國長公主

令柔公主傳止有肅宗女涼國公主下嫁薛伯陽非溫曦也然肅宗女内又有荆山公主亦下嫁薛伯陽此二者未知孰是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誤作伯陽乎若以為然又薛稷傳云伯陽稷之子尚仙源公主即涼國舊封此又似非誤無乃尚荆山者即溫曦乎二者雖不可得而推然必有一誤矣

李道古追逐柳公綽及誣李聽事

李道古傳云柳公綽鎮鄂岳為飛譖上聞憲宗欲代之

會道古自黔中觀察使入朝乃代公綽倍道入其軍公綽惶遽出財貨皆被奪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

今案柳公綽傳止云元和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並無被飛語及道古迫逐之事又李聽傳云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浴之聲振賊中名為羽林將軍亦無道古誣逐之事其記事者脫誤歟

賈至傳漏并汝州貶岳州

賈至傳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

今案至本傳述王去榮殺人事乃至德二載已後乾元元年二月已前事也其傳中自後更無事止是貶岳州司馬後遂言寶應初召復故官且至德二載歲在丁酉乾元元年歲在戊戌二年歲在已亥至寶應元年歲在壬寅而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

至弃于襄鄧案崔圓留東都王師之敗相州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名拜濟王傅又按震傳云震為河南尹九節度兵敗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然則至之貶岳州司馬正當至德乾元之際其貶岳州即坐弃汝州而出奔之故也本傳既漏其為汝州刺史一節又失其為岳州司馬之因止云坐小法而已若以肅宗紀乾元二年崔圓蘇震事考之則其貶岳州之事昭然可見也

劉蕡陳少游傳脫字

劉蕡傳云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羣臣內劫脅天子陳少游傳云佶但諸史如江鄂州

今案外羣臣字句內及佶但諸史句內必皆有脫字

李晟世系脫漏

李晟傳云詔為晟立五廟追贈高祖芝已下

今案宰相世系表晟上世名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袁朗傳誤

袁朗傳云秦王有主簿薛收李道玄

令条太宗文學館學士姓名中止有主簿李玄道而

無李道玄且又玄道自有本傳甚明此作道玄蓋誤

也

長孫無忌傳漏事

徐齊聃傳云長孫無忌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詔復

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今案無忌本傳則余無復獻公官及以延主祀之事止有上元元年以孫元翼襲封事又案宰相世系表延即無忌孫而元翼則是曾孫如此則無忌本傳脫此一事明矣

崔戎傳脫世次

崔戎傳云玄暐從孫也

今案宰相世系表戎乃玄暐四世從孫也

韓㬥滉之族子

王伾傳云韓曄滉族子韓皋傳以曄為皋從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韓滉與洄乃親兄弟而皋則滉之子曄則洄之子然則曄為皋從弟是也而王伾傳以為滉族子則誤矣

大歷十二年秋雨災

韓滉傳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

今案五行志無此異乃漏書也

邢文偉傳闕漏

邢文偉傳云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為内史

今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載初元年一月戊子邢文偉為内史今傳中不載其為平章事止自鳳閣侍郎為内史況弘文館學士職之細者尚且記之平章事則反不書蓋闕文

西河公主傳漏事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懿咸通時

今案郭子儀孫銛傳畧云尚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公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銛嗣然則西河公主又有再嫁郭氏一事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李光顔立功漏落

李光顔傳云從高崇文平劒南

今案高崇文傳云光顔以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故

有功今本傳不言蓋脫漏也

諸王有傳而無録者

十一宗諸子傳中如夏悼王一儀王璲懷思王敏之類皆有傳而無録

今案自宗室以下諸王其閒有早夭無後或雖有名而無事者多不入録其稍有記述者皆有録此似例也今夏悼王儀王懷王之類亦略有紀叙而不入録未知其說

隱太子傳李軌事誤

隱太子傳云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

令案李軌傳安脩仁興貴執軌送之斬於長安又案

高祖紀武徳二年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

以降然則非興貴殺軌也

貞觀四年日食及火紀志脫字

太宗本紀貞觀四年正月丁夘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徳

殿北院火 五行志記武徳殿北院火同

今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蓋紀及五行志皆脫閏字也

蜀王愔傳漏晉王治一名

太宗紀云貞觀五年二月庚戌封子愔為梁王貞漢王惲郯王治晉王慎申王囂江王簡代王是同封者六王今蜀王愔傳止云五王蓋脫晉王治一名也

李子和傳脫字

李子和傳云武德元年獻款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拜

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婺州刺史

今案武德止於九年今此云十一年疑是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霍王傳證本紀脫誤

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

今案元軌在高紀武德六年八年書為元璹疑紀傳不脫即誤已有說見別篇外武德六年止書云封子元璹為蜀王元慶漢王止有二王而已未嘗有所謂

邈王者今傳所云邈漢二王者漢則元慶本傳云始王漢後改封陳又封道是邈則鳳也本傳云始王邈後改為道李王也今六年本紀止書封元璹元慶為蜀漢二王而不書鳳在封譙是為譙莊王也

本傳則云二王同封疑本紀漏鳳一名也

高祖誤書戰地及漏書四將被執

高紀武德二年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邽敗績

今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

太宗紀考之是時武周寇陷并州十月寇晉州而夏
縣人吕崇茂殺縣令反以應之孝基奉詔討崇茂攻
夏縣軍城南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
大敗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是時孝基在攻夏軍中
無縁在下邽與劉武周戰且又案諸傳孝基與賊止
有夏縣一戰而敗遂被執而紀全不書況武周自入
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即未嘗涉河而南此云戰于
下邽蓋誤也乃夏縣耳其孝基等四將戰敗被執此

不書亦闕文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一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

宋 吳縝 撰

十二曰事狀叢複

竊見嘉祐中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愚意以謂斯二者皆古良史之法今新書既成必有以稱斯言矣蓋增事者廣記備言之謂也省文者詳略適中之謂也廣記備言則後世得以考案詳略適中

則無重複叢冗之弊後世有所矜式然今徐觀其所著則增事省文固未能皆如所陳往往一事數出而其大致則同可以刋省從一者甚衆今略條其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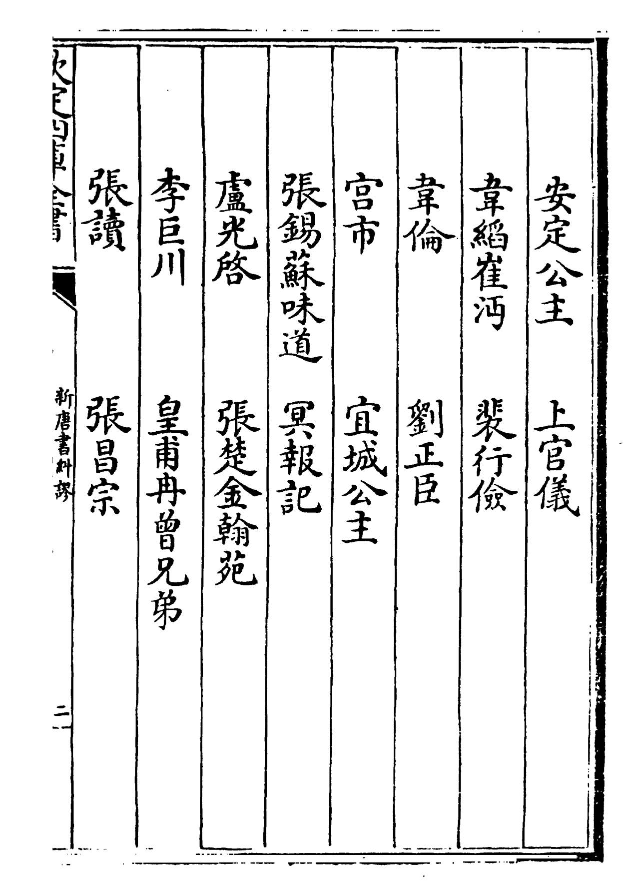
王通　趙麗妃

獨孤懷恩　趙瓌

慶山　薛顗薛紹

沈皇后　來濟高智周

合浦公主　裴柔



安定公主　上官儀

韋縚崔沔　裴行儉

韋倫　劉正臣

宮市　宜城公主

張錫蘇味道　冥報記

盧光啓　張楚金翰苑

李巨川　皇甫冉曾兄弟

張讀　張昌宗

崔顥　柳公綽
姜慶初　趙驊全交
嚴綬張延珪　徐賢妃徐堅
項斯　李撝李玄道
崔良佐　高重
高定　吉中孚
王裕　韋彤
注文選五臣　裴安時

帥夜光　　段秀實

楊愼交　　崔皥

王通

王績傳云凡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閒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唯中說

獨傳

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甞起漢魏盡晉作書一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

錄亡者十篇勃完補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王質傳云五世祖通為隋大儒

趙麗妃

貞順皇后武氏傳云初帝在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進武氏也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謚曰和生子瑛而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乃專寵太子瑛傳云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

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鄂光二王母亦帝為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

王琚傳云初太子謂明皇帝也在潞州襄城張暐為銅鞮令性豪殖喜賔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巳平内難名暐拜宫門郎

獨孤懐恩

獨孤懷恩傳懷恩謀作亂事

唐儉傳

劉世讓傳

此三傳文多難以具載姑記其重複傳名而已且又每傳各有不同如元君寶或作元君實劉世讓作劉讓懷恩縊死于獄乃云自殺劉世讓逃歸乃云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唐儉為内史侍郎又或作中書侍郎如此者甚多亦難以具紀也

趙瓌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父瓌尚高祖長樂公主帝為英王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内侍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絶主朝謁隨瓌之官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事死神龍元年追贈瓌左衛大將軍

公主傳云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為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

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夫不應淹久至是王敗周興劾瓌與主連謀被殺

越王貞傳云初貞勝檄壽州刺史趙瓌諭以興兵且假道瓌得檄許為應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故瓌與主皆死

慶山

五行志云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

風雨雷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畆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后怒流于嶺南武后紀云垂拱二年十月已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為慶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五行志云九月已巳與此不同已有說見別篇武后傳云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太后怒投嶺外

薛顗薛紹

公主傳云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子顗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顗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沖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

越王貞傳云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長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婿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沈皇后

后妃傳云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

德宗紀云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宫安禄山之亂𤣥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留之宫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來濟高智周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

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髙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躓髙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即降階勞問平生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合浦公主

公主傳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遺愛并述主驕恣謀

反等事至房喬傳又載之其事大抵皆同蓋重複也丈多不録

裴柔

楊貴妃傳云馬嵬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為賊弃馬走林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楊國忠傳云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

安定公主

公主傳中宗女安定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更嫁太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矦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銛坐是貶瀘州都督

崔銑傳云銑尚安定公主為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矦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應還崔詔可銛猶出為瀘州都督

上官儀

武后傳云后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昏懦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詔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

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

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

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韋縚崔沔

韋縚傳云開元二十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及定宗廟獻爵所容并外族服制等崔沔於是亦獻議焉既已具載于韋縚傳而崔沔傳復載之不知其說何謂其文稍多難以具録也

裴行儉

裴行儉傳云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

王勮傳云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

愚謂此乃裴行儉能知人之美獨書于行儉傳可也至王勮傳又見之則頗似重複若以為此語勮傳當載則味道傳中亦當具載今味道傳則止言行儉才

之而已其語與此不同者葢味道其後亢再為相不止於銓衡故也然則行儉之説雖得之於勮而猶未盡於味道也或者行儉當日品目二人器識槩以遠到許之未必止於銓衡而史氏於勮傳欲必驗其言故止以銓衡目之爾殊不知其至於味道則又有所未盡也況士大夫旣官至清顯則如天官典選皆其所揚歷之地亦無足怪者若於行儉傳止言其素許二子以遠到而其後果驗豈不愈於拘二子以銓衡

之日哉

韋倫

韋倫傳云從狩奉天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以勸聞者憚其公

關播傳云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為尚書耶相與泣諸朝

劉正臣

劉全諒傳云父客奴以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為栁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王𤣥志酖殺之

劉悟傳云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宫市

張建封傳云是時宦者主宫市置數百十人閲物廛左

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詰何大率與
直十不償一又取闌闠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
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
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
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疋然
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李錡傳贊云貞元以後中宮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
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緜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

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閈者惟粗襍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宜城公主

宜城公主傳云始封義安郡主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今案此即義安郡主本傳也而又云與義安等五郡

主皆進封無乃重複乎況三宗十一宗諸子傳中似
此同時並封而入傳者多矣未嘗如此重載也

張錫蘇味道

張錫傳云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
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
慴日膳豐鮮無貶損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
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蘇味道傳云證聖元年
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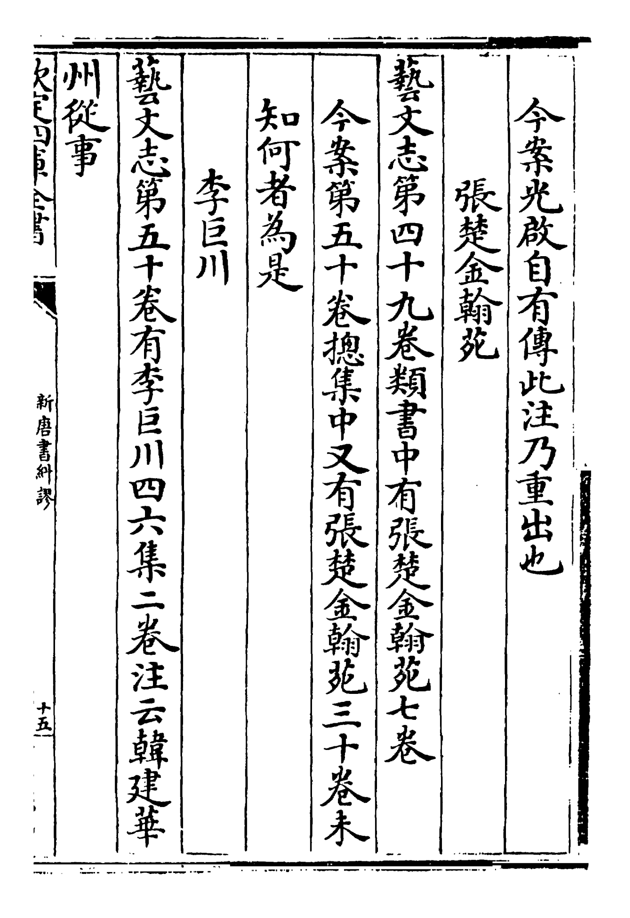
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憫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繞降味道集州刺史

冥報記

藝文志第四十八卷雜傳記内有唐臨冥報記二卷今案第四十九卷小說家又有唐臨冥報記二卷

盧光啓

藝文志小說家有盧光啟初舉子一卷注云字子忠相昭宗


今案光啟自有傳此注乃重出也

張楚金翰苑

藝文志第四十九卷類書中有張楚金翰苑七卷

今案第五十卷揔集中又有張楚金翰苑三十卷未知何者為是

李巨川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李巨川四六集二卷注云韓建華州從事

今案李巨川已見叛臣傳此注重出也

皇甫冉曾兄弟

藝文志第五十卷有皇甫冉詩三卷注述皇甫冉幷弟曾等事六十餘字

今案冉曾兄弟文藝傳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讀

藝文志有張讀建中西狩錄十卷注云字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

今案張薦傳末讀自有傳此注重出也

張昌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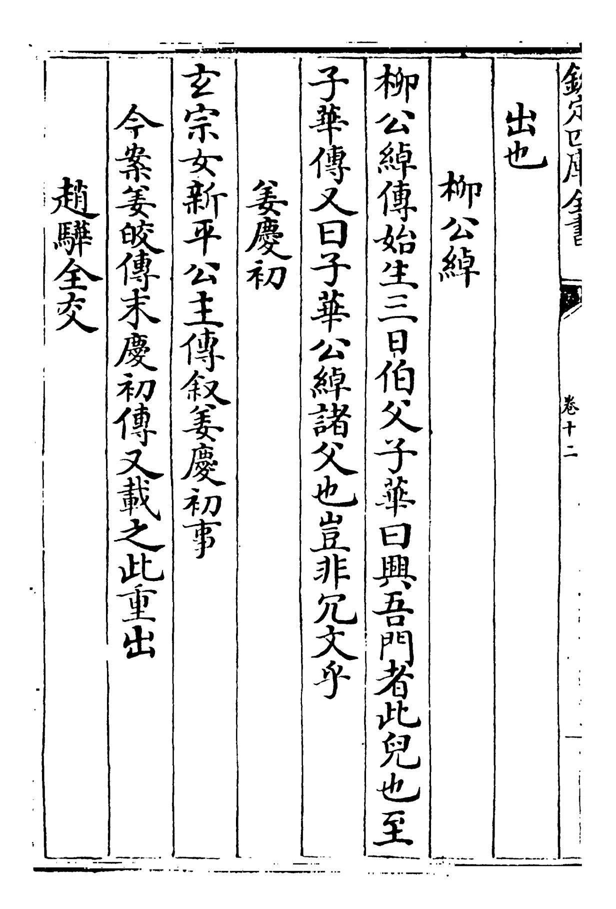
藝文志有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云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今案文藝張昌齡傳自有昌宗事此注重出也

崔顥

藝文志有崔顥詩一卷注中述顥無行弃妻等事

今案文藝孟浩然傳末顥自有傳已具載其事此重



出也

柳公綽

柳公綽傳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至子華傳又曰子華公綽諸父也豈非冗文乎

姜慶初

玄宗女新平公主傳叙姜慶初事

今案姜皎傳末慶初傳又載之此重出

趙驊全交

趙宗儒傳云父驊字雲卿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頴士李華邵軫善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

今案蕭頴士傳云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頴士傳既載之矣又於宗儒傳附見之此重出也

嚴綬張廷珪

嚴綬傳末載李進賢事

今案張廷珪傳末亦載之此蓋重出也

徐賢妃徐堅

徐賢妃傳云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今案徐堅傳末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此亦重出也

項斯

藝文志云項斯詩一卷注云字子遷江東人會昌丹徒尉

今案楊敬之傳末巳叙斯之字及鄉里等事今藝文志又載之此重出也

李揆李玄道

李揆傳云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

今案李玄道自有傳在褚亮傳末其文曰李玄道者

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然則揆傳與玄道傳既畧相引綴玄道傳已云本隴西人世居鄭州揆傳又言之豈非冗文乎

崔良佐

藝文志雜史類内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凡二十六字

今案文藝崔元翰傳中已叙良佐始末事六十餘字甚悉今藝文志又載之蓋重出也

高重

藝文志春秋類內云高重春秋纂要四十卷注云字文明士廉五代孫凡四十二字

今案高重已附見于士廉傳末其叙說甚詳此注重出也

高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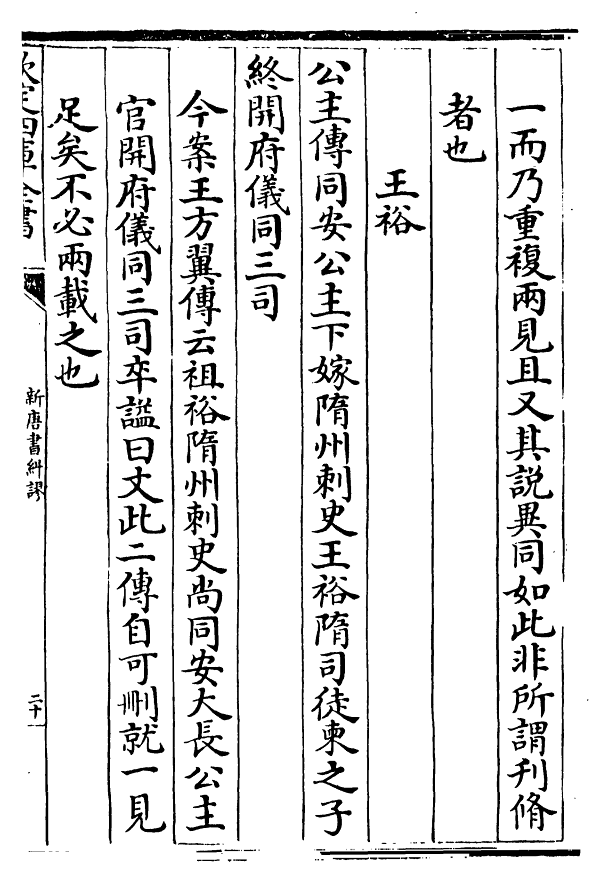
藝文志易類云高定周易外傳二十二卷注云郢子京兆府叅軍

今案高定自有傳附郢傳後此注重出也

吉中孚

藝文傳下盧綸末云吉中孚鄱陽人官户部侍郎

今案藝文志云吉中孚詩一卷注云楚州人始爲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初卒此説自與盧綸傳末不同且又中孚等當大歷時與苗發韓翃同號十才子其家世及聲迹皆已略見于綸傳矣如中孚之事宜刪定從



一而乃重複兩見且又其説異同如此非所謂刊脩者也

王裕

公主傳同安公主下嫁隋州刺史王裕隋司徒柬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今案王方翼傳云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此二傳自可删就一見足矣不必兩載之也

韋彤

儒學韋彤傳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今案韋雲起及孫方質自皆有傳雲起京兆萬年人孫方質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今彤傳止可云韋彤光宅宰相方質四世從孫餘皆可刪去也

注文選五臣

藝文志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注具述五臣官位姓名

共四十字

今案文藝呂向傳末又載此五人姓名蓋重出也

裴安時

藝文志第四十七卷有裴安時左氏釋疑七卷注云字

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今案第四十八卷又有裴安時史記訓纂二十卷元

魏書三十卷具注亦與上文同蓋重出也

帥夜光

藝文志第四十九有帥夜光三玄異義三十卷并注十七字

今案夜光在方技張果傳後自有傳此注不惟重出兼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段秀實

段秀實傳云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文多不錄）世多其謀

今案兵志中已具載秀實之疏而傳又具述之其文

意皆同蓋重出也

楊愼交

長寧公主傳述下嫁楊愼交及貶官等事

今案楊恭仁傳又載愼交歴官貶官等事此蓋重出也

崔蝦

藝文志有崔蝦制誥集十卷注叙蝦事四十字

今案李德裕傳後已有崔蝦事七十餘字此注蓋重

安樂公主傳云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

今案玄宗紀云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玄宗率摠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又韋氏傳云俄而臨淄王引兵夜破玄武門又劉幽求傳云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叅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然則玄宗之起事在夜而公主方覽鏡作眉何為哉斯必妄也設使其事誠然尚不足書

貞觀九年七月恭仁罷一事本無之乃悞書也況本紀内亦不書即可見宰相表悞剩此一事可削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三

出也

新唐書糾謬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新唐書糾謬卷十三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糾謬卷十三

宋　吳縝　撰

十三曰宜削而返存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林蘊稱氏族

令狐德棻宜州人

杜審權手自下簾

蔣洌父墓植松柏
姚崇傳
嚴綬李達
宋之愻為刺史教婢
韓滉乗馬李巖服裘
五王賛中不字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安樂公主覽鏡作眉

而况於妄乎

林蘊矜氏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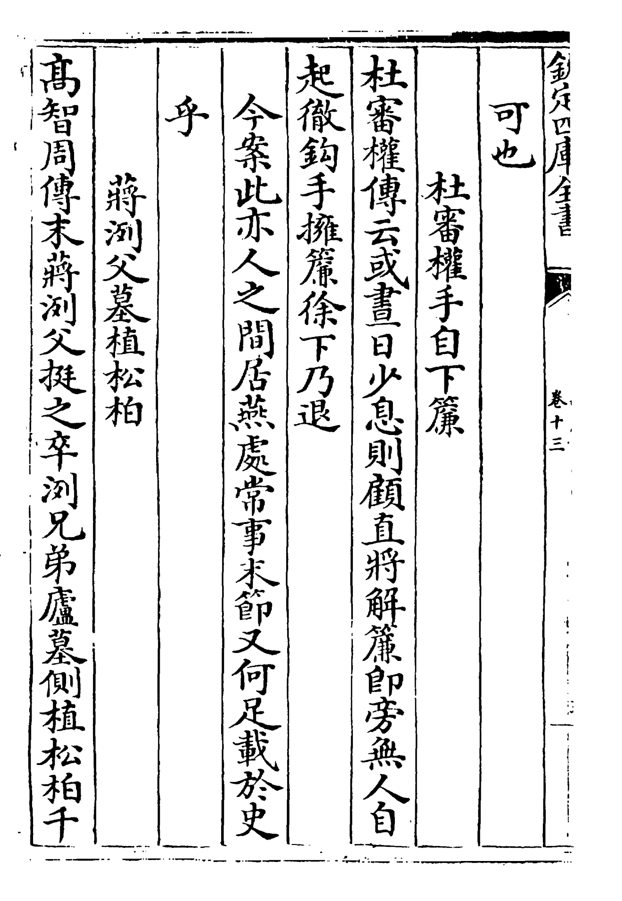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今案凡史之所紀必繫乎興亡治亂禮樂政刑褒貶勸懲賢愚邪正有益於名教有考於後人則雖多書而無害若安樂公主覽鏡作眉林蘊矜氏族之類雖連編累牘書之何補於事乎是徒汙簡策而貽譏誚

也

令狐德棻宜州人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

今案地理志華原乃京兆府之屬縣也其注云義寧二年以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置土門縣以隷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省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隷雍州然則宜州雖嘗暫置數年然終於廢省則其名不當復存當曰雍州或京兆華原人



可也

杜審權手自下簾

杜審權傳云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卽旁無人自起徹鈎手擁簾徐下乃退

今案此亦人之閒居燕處常事末節又何足載於史乎

蔣洌父墓植松柏

高智周傳末蔣洌父挺之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

餘

今案丘墓之植松柏亦足紀歟若其以多為貴則又非所聞也

姚崇傳

姚崇傳云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蠧乎

今案此一句中當有刋脩之字不當冗長如此也

嚴綬李達

嚴綬傳載其未貴時干李達而達不禮既顯後達謁綬

而綴不禮以報之之事首末凡百餘字文多不録何預於興亡治亂而載之歟

宋之遜為刺史教婢

宋之問傳後叙之遜為刺史教歌婢事

今案此於興亡治亂何所損益而記之邪

韓滉乘馬李巖服裘

韓滉傳云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李巖傳云為叅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今案史之為書如此等事亦當記邪

五王贊中不字

五王贊云五王提衛兵中興唐室不淹辰其謀深矣至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釁牙一啓為蠱后豎兒所乘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今案所謂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其不字可削也

楊恭仁為雍州牧事

宰相表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為雍牧

今案宰相表楊恭仁以武德二年自黄門侍郎凉州摠管遥領納言六年四月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凉州諸軍事至九年七月罷自後表内不見復入為何官至此忽有此罷為雍州牧一事且案恭仁本傳止有武德末拜雍州牧而無貞觀九年為雍州牧事然則此九年七月罷者乃武德九年七月罷而